

# Jim Spiegel 博士，《宗教哲学》，第 9 节， 邪恶的问题

© 2024 Jim Spiegel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詹姆斯·施皮格尔博士关于宗教哲学的教学。这是第 9 节，邪恶问题。

好的，我们讨论了一些有神论信仰的证据和论据。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对有神论信仰最重要的反对意见或批评，即邪恶问题。作为哲学上的反对意见，所谓的古典邪恶问题最早是由古代哲学家伊壁鸠鲁在公元前 3 或 4 世纪提出的。这个问题或反对意见实际上可以以问题的形式提出，即，如何将善良、全能、全知的上帝的存在与世界上邪恶的现实相协调？

所以，让我们先来看一下邪恶的标准定义。它可以追溯到奥古斯丁，即邪恶是善良的缺失或存在的缺失。它是善良的缺乏。我认为这是至今对邪恶的主流定义，至少在有神论传统中是如此。

我听过的其他定义最终都是这个定义的变体。我是基督教哲学家 Doug Geivett 的朋友。我们曾经讨论过邪恶的问题，他对奥古斯丁的邪恶定义表示了一些不满。

我说，那么，你如何定义邪恶？他说，我将其定义为偏离事物应有的样子。当我反思这一点时，我意识到这有点像奥古斯丁主题的变体，将邪恶定义为缺乏善良。在这种情况下，我将其理解为未能遵循事物应有的样子。

但是，有了邪恶的一般定义，我们就可以区分两大类邪恶，或者说我们体验到善良缺失或善良不足的两种主要方式。其中之一就是自然邪恶，即由飓风、饥荒、癌症、各种传染病和出生缺陷等自然事件导致的邪恶。这些都是自然邪恶的例子。

然后就是道德上的邪恶，这是自由人的选择造成的邪恶，对吧？强奸、谋杀、撒谎和偷窃。这些都是道德上的邪恶。所以，无论是自然邪恶还是道德邪恶，我们谈论的都是偏离事物应有状态的行为。

我们谈论的是善良的缺失，但它们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有自然邪恶和道德邪恶。过去 30-40 年间，一位著名的神学家是一位名叫威廉·罗的哲学家。

他在普渡大学任教多年，几十年前写了一篇文章，被广泛选集，他在文章中指出，无神论是合理正当的，或者说无神论合理正当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邪恶问题，他以如下正式论证提出了这个问题。存在着一种全能全知的神可以阻止的极度痛苦，而不会因此失去一些更大的利益或允许一些同样糟糕或更糟糕的邪恶。请注意，他在这里关注的是自然之恶。

其次，一个无所不知、神圣、善良的存在会尽力阻止任何剧烈痛苦的发生，除非它这样做会失去一些更大的善，或者允许一些同样糟糕甚至更糟糕的邪恶。因此，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神圣、善良的存在是不存在的。这就是罗威反对基于邪恶的有神论的论点。

他指出，第二个前提是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都会肯定的，对吗？无论你是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你都应该相信，一个全知、神圣、善良的存在会阻止任何可能出现的强烈痛苦的发生，除非它不能这样做，否则会失去一些更大的好处，或者允许一些同样糟糕或更糟糕的邪恶。所以，他认为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都会肯定第一个前提，即存在一些强烈痛苦的例子，一个全能、全知的存在本可以阻止这些痛苦，而不会因此失去一些更大的好处，或者允许一些同样糟糕或更糟糕的邪恶。这是真的吗？为什么相信这一点？罗威说，人类的经验证明了我们相信存在一些这样的痛苦的例子。

我们把这称为无端的邪恶。无端的邪恶是那些完全没有必要、对更大利益没有贡献的邪恶。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森林里一只无辜的动物。

一只小鹿被困在森林大火中，痛苦地死去。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发生是因为我们发现了火灾后动物的尸体。让这样的动物遭受如此可怕的痛苦，这有什么好处呢？上帝难道不能阻止这一切吗？所以这似乎是一种无端的邪恶。

其他哲学家也发现，人类事件中存在着无端的邪恶，人们遭受折磨，遭遇各种可怕的命运，而这似乎不可能用上帝的力量和善良来解释。因此，有两种方法可以攻击或试图批评罗威所指出的论点。一种是他所谓的直接攻击，即拒绝第一个前提，并通过表明，看，某些可怕的事件可能会带来某些好处，无论是小鹿被烧死还是无辜儿童受苦。

罗威的回答是，有神论传统认为，生命就是这样的，我们不可能知道上帝在世上的所有目的。因此，如果有神论者试图为每一种邪恶提供解释，这似乎违背了有神论传统和他的判断，有神论传统应该允许神秘。但以此为由限制有神论者对邪恶问题的回应是不合法的。

仅仅因为我们承认神秘，并不意味着试图找出可能由邪恶或痛苦情况产生的潜在好处是不恰当的。他指出，批判他的论点的另一种方法是他所谓的间接攻击，即肯定第二个前提，否定没有上帝的结论，因此得出结论，没有，上帝是全能的，全善的，无所不知的。由于这是一个有效的论点，因此，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第一个前提一定是错误的。

我认为，我认识的大多数有神论者和大多数基督徒都会采取这种做法，说，好吧，我无法解释为什么那只小鹿会被烧死，为什么上帝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或者为什么小孩子会遭受苦难，但我知道上帝是真实存在的。我知道他不会允许无端的邪恶；他不会允许苦难和可怕的事件在没有某种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发生，即使我无法确定那是什么。但第一个前提不可能是真的。

罗的回答是，有神论者可以这样推理，这似乎是有神论者的最佳途径，但必须有独立的理由才能相信上帝。这些理由是什么？他肯定不是那种相信有足够确凿的独立证据证明上帝存在的人。所以也许最终还是要归结于此。

在罗威看来，我们有什么独立的理由相信上帝存在？我敢肯定，他也不赞同相信上帝是正当的基本观点。那么，无神论者应该如何看待有神论者的立场的合理性呢？罗威区分了三种不同的选择。其中一种就是他所说的不友好的有神论，不友好的无神论。

这就是认为没有人有理由相信有神论的上帝存在的观点。这当然符合我们讨论过的新无神论者的观点。我认为丹尼特、道金斯、哈里斯和希钦斯都是不友好的无神论者。

再说一遍，从这个意义上讲，您知道，这种观点认为，没有人能够理性地相信上帝。但是，您可能是一个冷漠的无神论者，并坚持认为，成为有神论者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理性的，基本上不对这个问题发表立场。或者您可能是一个友好的无神论者，这种观点认为，有神论者可以理性地相信上帝的存在，尽管他们认为没有上帝是事实。

这里的想法是，一个人可以合理地相信一些错误的东西。人们可以理性地持有错误的信念，仅仅因为证据或世界可以以某种方式与某种错误的理由相一致地解释。所以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人乘坐的商用飞机坠毁在海里。

当消息传开时，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幸存者。新闻报道了这件事，你知道，每个人都被认为已经死亡。但有一个人在坠机事故中幸存下来，他正在太平洋中部的空中上下漂浮，他的思念涌向他的家人和朋友，他知道他们相信他已经死了。

他们有理由相信他已经死了。在海上发生这样的空难，有多少人能幸存下来？因此，认为他和其他人都死了，这是一个错误但合理的信念，尽管至少有一个幸存者。我们还可以想出其他错误理性信念的例子。

我们回顾过去关于一切事物的信念，从地球的性质，到在我们现在能够窥视太阳系外围并发现海王星、天王星和冥王星等行星的技术出现之前，人们认为过去有多少颗行星。我仍然相信冥王星是一颗行星，尽管它已被取消资格。但当时还没有发现此类行星的技术能力。

因此，人们当时理性地相信我们的太阳系只有五颗、六颗或七颗行星，尽管这种信念是错误的。这就是罗威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是一个友好的无神论者，坚持认为，是的，你们有神论者错了。没有上帝，但你仍然可以理性地坚持你的信仰，这取决于许多因素。

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有神论者，你会是一个友好的有神论者还是一个不友好的有神论者？你相信有人能以理性的方式持有无神论观点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如果你认为理性的信念永远不会让你成为不友好的有神论者，那么你就是友好的有神论者。所以无论如何，这是罗威的结论。由于邪恶的问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没有上帝，但那些有神论者仍然可能理性地坚持他们的观点，即使他确信没有上帝。

已故伟大的基督教认识论者威廉·阿尔斯通回应了罗的论点，并为罗的论点辩护，认为罗的论点是有缺陷的，因为第一个前提值得怀疑，而且由于人类理解的局限性，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阿尔斯通处理了许多这样的问题，有点强调我们的认识论局限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为了加强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宗教信仰的信心。但阿尔斯通批评了罗的第一个前提，即请记住，存在着苦难的例子，一个全能全知的人本可以阻止这些苦难，而不会因此失去一些更大的好处，也不会允许同样糟糕或更糟糕的邪恶。

阿尔斯通说，我们没有理由接受这个前提。好吧，为什么不呢？他说，这是引用他的话，这个问题的规模或复杂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的能力、获取数据的渠道等等都远远不足以提供接受这个前提的充分依据。所以我们没有能力如此彻底地调查这种情况，不仅是从物理上，而且从形而上学和道德上，我们无法确信，存在这样的苦难案例，一个全能全知的人可以阻止这种苦难，而不会失去一些更大的利益，也不会允许一些同样糟糕或更糟糕的邪恶。

他指出，前提的成立，或者说存在这些真正无端邪恶的观念，取决于一个基本推论。他在这里指出了—个非常简单的推论，基本上是这样的：据我所知，P 是事实。因此，P 是事实。

现在，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会做的事情，有神论者、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都一样，如果我们在认识论上更加谨慎，我们就不会做这么多。在很多情况下，这是相对无害的。你知道，人们会就运动队或运动员展开辩论。

在我看来，汤姆·布雷迪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四分卫。而在其他人看来，佩顿·曼宁、德鲁·布里斯或约翰·埃尔韦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四分卫。据我所知，情况确实如此。

然后另一个人说，好吧，据我所知，每个人都确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仅仅因为你觉得是这样，或者据你所知，以及你作为一名业余足球历史学家对证据的了解有限，你知道，这并不意味着你的观点是正确的。所以，我们都需要更多的认识论谦逊。

但在这些情况下，它相对无害。但当你谈论上帝是否存在这样重大的问题时，我们需要非常小心。我们的结论关系重大。

他说，这种推论往往站不住脚，因为，正如他所说，要证明这种说法的合理性，就必须排除这种说法所否认的所有可能存在的可能性。那么，上帝为什么允许这种看似毫无意义的剧烈痛苦呢？这才是问题所在。当人们试图解释世界上邪恶的存在时，无论是剧烈的痛苦还是不道德的行为，当人们推测，嗯，也许这就是上帝允许这种行为的原因时，人们就提出了所谓的神义论。

神义论试图找出上帝允许邪恶存在的理由。上帝允许邪恶存在的理由可能是什么？当你想出一个理论来解释这一点时，你就是在进行神义论。因此，阿尔斯通回顾了一些主要的神义论，不是全部，但包括一些最重要的神义论，以表明，就我们所知，也许，你知道，一个特定的神义论在这里提供了一个解释，即使乍一看似乎并非如此。

其中之一是惩罚神义论，它认为上帝允许某些形式的苦难作为对罪孽的惩罚，也许有时是为了改造受苦的人。现在，这可能不适用于森林里的小鹿斑比，对吧？那只小鹿没有什么可忏悔的，但它可以适用于人类所处的各种痛苦境况。在特定情况下，通常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判断一个人是否正是因为上帝想要改造他而遭受苦难，或者只是因为他们在某种情况下太不道德而遭受上帝的惩罚，你知道，他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当然，有些行为会产生我们称之为自然后果的痛苦和困难，这是上帝赋予宇宙的构造，或者至少赋予我们的生物性。例如，如果你是连续性行为，比如说，

如果你性生活混乱，并且长期与许多不同的性伴侣发生性行为，那么你最终很可能会患上某种性病，即性传播疾病。所以你因性生活混乱而受苦，即使上帝没有明确规定你会患上性病，但他创造了这个世界，我们的系统在生物性上就是如此，这往往是结果。

有人可能会说，是的，你因自己的罪孽而受到惩罚或惩戒，等等。病态撒谎的人最终会为此付出代价。你知道，养成偷窃习惯的人，或者其他什么习惯的人，最终都会为此付出代价。

从有神论的角度来看，没有人能逃脱任何惩罚。但在这个世界上，当人们遭受苦难时，人们认为至少有时他们会因自己的道德罪行而受到惩罚或惩戒。但正如阿尔斯通指出的那样，我们往往无法评估一个人的罪恶程度，也无法评估通过惩罚而遭受的苦难在多大程度上能产生改造作用。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是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做出合格的判断。很多时候，甚至在我们自己的案例中，你知道，我们想知道，我现在受苦是因为上帝的惩罚，还是只是我运气不好，或者也许我正因为某种情况下是正义的而受到迫害。正义的苦难确实存在，而这很难分辨。

阿尔斯通的观点也适用于此，即我们处于一个非常妥协的认知位置。我们掌握的事实有限，有时我们可能会错误地解释这些事实。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这真的是一种谦卑的态度。

在这个背景下，当我们因为这个世界存在邪恶而判断上帝是否存在时，正如阿尔斯通所说，我们过于相信人类理性和知识的拯救，而不应该如此。另一个神正论是所谓的灵魂塑造神正论，它认为上帝允许苦难是为了培养我们良好的性格特征，并最终与我们建立永恒的爱关系。我们能够识别出各种各样的案例，其中某个人通过我们自己生活中的苦难和困难而获得显著的成长。

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说明我们的道德观念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也许正是因为我们遭受了苦难，我们才更加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信仰，更加认真地对待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以及我们如何对待他们。所以，你知道，耐克的口号，你可以在

保险杠贴纸上看到：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对吧？我的意思是，这是运动的基础，对吧？你在健身房锻炼到疼痛的程度。

为什么？这样你就能受益匪浅。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如此。这是灵魂塑造神正论的一个基本思想。

而要说的，在这种无端作恶的特殊情况下，受害者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好吧，我们无法判断。我们只是不确定是否确实如此。

正如他指出的，我们无法可靠地判断他人的内在态度或性格，无法判断他们可能通过这段经历成长多少，或未来可能成长多少。而且，我们对来世缺乏很多信息。这是轻描淡写的说法。

我们对来世知之甚少，也不知道我们的灵魂如何在来世继续成长，即使经历了今生的苦难。我们根本不知道。但情况可能就是这样。

如果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人们的成长情况推断出来世的情况，也许这是可以合理预期的。第三个神义论，或者当今哲学家更喜欢称之为辩护的，是自由意志辩护，它认为这个世界上邪恶的发生是上帝安排人类自由意志存在的结果，而自由意志对于真正的关系是必要的。上帝希望人类能够自由地相互联系，自由地与他联系，成为具有道德意义的生物，这样我们才能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罪责和道德责任。

根据这一观点，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方法是上帝赋予我们一定的意志自由。因此，这也许可以解释人们犯下的许多恶行，当然是道德上的恶行，他们犯下的这些恶行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明智的选择导致了某种痛苦的经历。除了做这件事的人之外，没有人可以责怪。

上帝没有阻止他们，因为他不想干涉人们的自由意志。那么，在特定情况下，这样做有效吗？嗯，也许有效。也许无效。



但正如阿尔斯通所说，我们无法可靠地确定在特定情况下，神的干预有多大程度上会破坏人类的自由。我们只是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如果这种自由意志辩护是正确的，其极限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上帝引导一个人远离他或她正在策划的邪恶的极限是什么。最后，还有自然法神义论，它说上帝必须以类似法律的方式创造世界，以便让生活环境合理可预测。自然邪恶就是这种说法的结果。

所以，我们再次谈论自然灾害和基因突变、癌症、出生缺陷等，心脏病不是由于某人照顾不好自己造成的。有些人天生就有心脏病。那么，为什么上帝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呢？为什么上帝会允许飓风发生呢？为什么上帝会允许泥石流夺走所有人的生命呢？为什么他不把世界创造得不一样，这样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呢？为什么他不把平方反比定律创造得不一样，甚至不把它创造得平方反比定律，而是一种非常不同的自然法则，这样我们的身体下落速度就会慢得多，这样如果你从 10 层楼上摔下来，你只会脑震荡，或者可能骨折，不会要了你的命？为什么上帝不能把我们的身体设计得不一样，这样三度烧伤不会导致终生严重毁容，而只是毁容几个月或失去一条肢体？为什么上帝不像创造有尾爬行动物那样创造人类，让它们能够长出新的肢体？如果你的一个朋友失去了一条腿，你不是说要装上假肢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说这三个月会很艰难，你必须等到腿重新长出来，这会有点尴尬，但几个月后你的腿就会长回来，你必须锻炼肌肉，让它与另一条腿相匹配，这难道不是很棒吗？

如果问题在于此，而不是永久性失去肢体，那不是很好吗？上帝难道不能以不同的方式创造人类的身体和与这些事情有关的法则，以便我们不会受到这种永久性伤害吗？不过，奥尔斯顿指出，就我们所知，如果上帝创造的世界在法律规则方面与以往大不相同，这个世界的许多理想特征就会消失。由于我们孤立地思考这些事情，很容易忽略，而且我们可能正在忽略，宇宙在这方面拥有非常不同的法则所带来的后果。即使他只是把人类的身体创造得更容易从某些严重创伤中恢复，也许会有一些最终是好事的东西消失。

我们只是不知道。同样，这是我们认知情况的局限性。仅仅因为某件事看起来是这样，并不意味着它肯定是这样。

因此，我认为阿爾斯通在这里的观察非常有助于加强人们对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的认识论谦逊。阿爾斯通最后指出，也许还有更强大的未曾想象过的神义论，它们可以提供更多理由来怀疑是否存在真正无端的邪恶。你知道，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这些其他的神义论被设计出来，有一段时间它们没有被讨论过，甚至没有被梦想过，而优秀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神学家提出了它们。

谁知道在未来几年中，会发明出什么样的神正论，比我们讨论过的任何神正论都更有效地解决邪恶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相信所有好的神正论都已被探索过呢？你知道，在技术史上，总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所有伟大的发明都已被发明，所有伟大的技术成就都已实现，然后时间流逝，又有更多伟大的发明，而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人类技术极限的想法看起来很愚蠢。我认为哲学史上也有类似的事情，是的，看起来我们已经用尽了所有可能的理论，也许从一般意义上讲，我们已经用尽了，但新理论被发明出来，旧理论的新变体具有惊人的创新性，可以解决各种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神学和其他更概念化或人文的领域确实在进步，即使当时的学者们没有像在其他一些更经验化的领域（如自然科学）那样达成一致意见。所以，谁知道在新的神义论方面会有什么可能解决邪恶问题，而且，嗯，也要承认其中一些神义论已经非常强大了。我认为自由意志辩护，尤其是灵魂塑造神学，在化解邪恶问题方面大有裨益，即使它们不能完全解决它。

我认为他们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理由相信这对有神论者来说不是一个毁灭性的问题。这就是邪恶的问题。

这是詹姆斯·施皮格尔博士在他的宗教哲学教学中讲到的。这是第 9 节，邪恶的问题。